

六經門 詩

周禮

禮記

羣書考索前集 卷三之五

群書考索卷之三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主簿薛寶校正

○六經門

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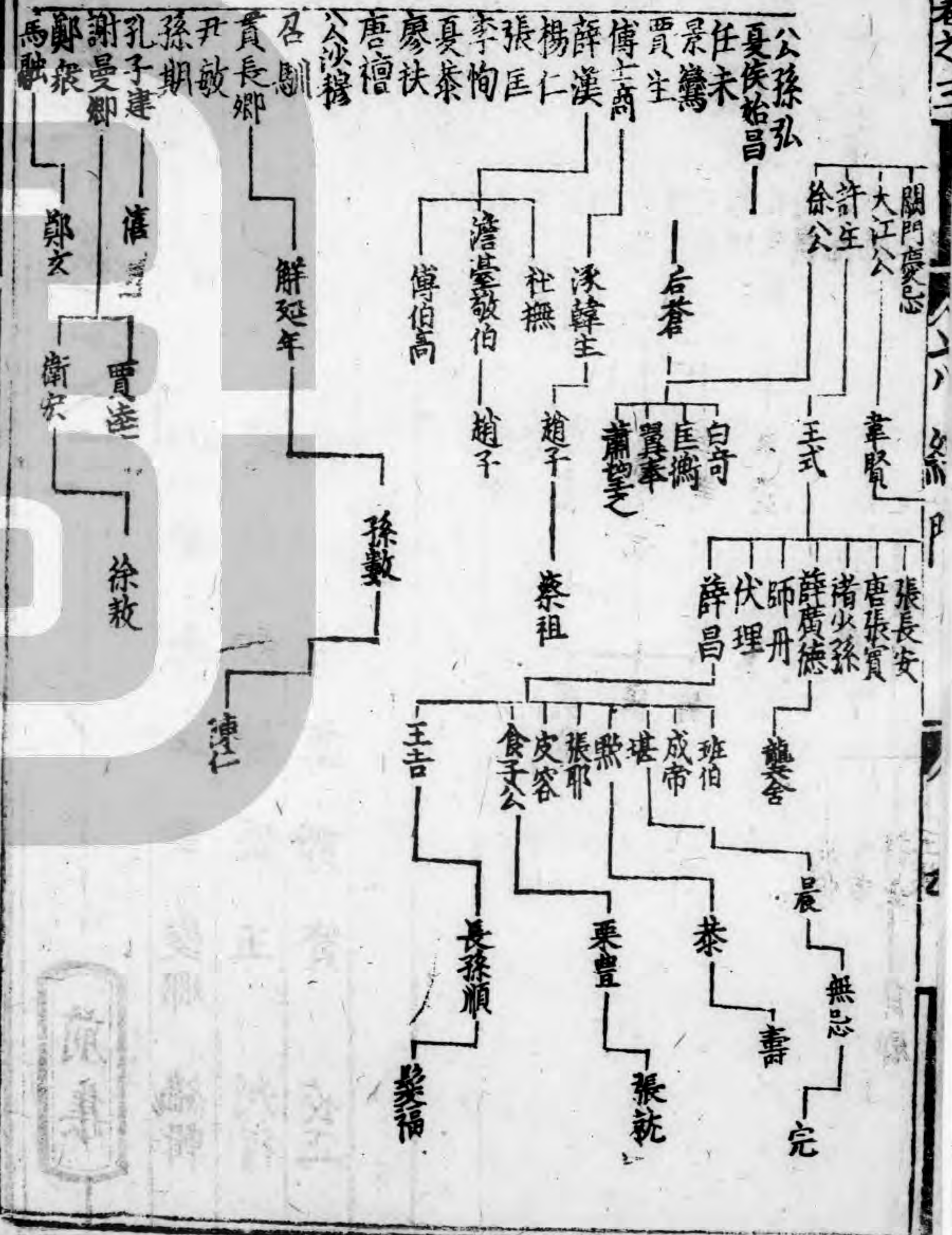
四詩傳授之圖



齊轅固

韓嬰

毛公



詩始末

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正也出詩序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狩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兼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出藝文序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也俶王道成六藝出史記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初子世安與楚元王交俱受詩于齊人浮丘伯申公以詩經為訓故弟子自孔公傳而下凡百數瑕丘江公魯詩生充申公徐公皆守學數按韋賢事江公傳子元成及元子賀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武事徐公及許氏學齊以授張生唐生褚生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家有許氏之學齊

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康衡轅固生作傳以說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齊詩有翼康師伏之學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師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齊魯盛行於時韓詩唯人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王吉食生長孫順燕趙間好之毛詩最後出末大顯也毛詩起於毛公後傳徐敖由是言詩者本之徐敖三家並立學官而毛詩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又出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眾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而三家浸微魏晉之時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存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詩序

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二篇並是作者著為名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關雎序為大序餘詩為小序詩序之說不同家語日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或曰出於孔子及弟子之知詩者所作鄭詩譜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叙善得風雅之旨王肅

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叙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唐韓愈以為詩序非子夏所著其說不一自今觀之關雎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為后妃之德也鵲巢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為夫人之德也謂作詩本無序雖夫子之聖亦不能逆知數十百年之前詩人所作之意何從而次序之又况其為子夏者乎然則詩之有序自太史採詩之時明乎得失之迹已叙其美刺之意於篇之首自美刺一言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一人之手故其存於詩者辭重複不然則六亡詩之序何以只存首之一辭如白華孝子潔白之類是也蓋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而見故其序不詳絲衣之序高子曰靈星之戶也以是攷之則詩序附益之辭亦皆非漢儒作明矣或謂作詩名矣自名而下皆後世自為之何以言之蓋韓詩序漢廣曰悅人也序汝墳曰辭家也。康衡習齊詩其引詩曰念我皇祖從肇庭止韓詩言撤簡在梁其魚遺遺魯詩言中。蕭複以為卜子夏序韓愈常以三事夜之言不可道也皆有差字。疑其非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東漢儒林傳曰衛宏作毛詩序善

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公所潤益愈之言蓋本於此韓詩序朱首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載毛公猶愈詩也不應不同則是不出一人之手明矣魏氏  
按舊唐書藝文志云韓詩二十卷注謂卜商序韓嬰撰又有韓詩外傳二十卷毛詩十卷注謂毛萇傳毛詩集序二卷注亦謂卜商序然則韓詩序見史傳者攷之與毛詩絕不同

序詩之次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周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魯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李孔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魯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魯鄭齊魏唐秦陳曹魯此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鄭之地而國之先譜鄭事然後譜鄭王在魯後者退號雅詩并言王世故耳詩正風周南召南周南十一篇起關雎止麟之血王化之本也二南之風變故次之以邶鄘衛衛一國也而三其名志衛首惡滅與國也邶十九篇起

衛十篇起淇諸侯相弁王跡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次之以王篇起黍離止王制不足以統臨天下而畿內之諸侯若鄭者亦自為列國故次以鄭鄭二十一一篇起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亂故次之以齊齊十一篇起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變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其遺風雖存今亦變矣故次之以魏魏七篇起葛藟止頌鼠唐先代之風化既泯天下相胥而夷矣故次之以秦秦十篇起車夷狄之化行聖王之流風盡矣陳舜之後風化所享也聖人之典法所在也而今也風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陳陳十篇起宛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故次之以檜曹檜四篇起羔裘止匪風亂既極必有治之道周家之始蓋嘗由之矣故次之以豳豳七篇起七月止狼跋言變之可正所以識王業之興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王之政也小之先大固有叙也自鹿鳴止菁莪凡二十二篇為正小雅內變小雅自文王止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自六月止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雅自民勞止召旻十二篇為變大雅天下之治始於正風以風天下其終也功德可以告於神明終始之義也故次之以頌自清廟止考槃

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也自躬止闕宮四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於其後五篇為商頌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於魯而龜君素上秦在魏前陳在唐後不能無差蓋是特詩未叙於聖人之手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上距季札時蓋六十有二年以小雅為周之衰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說謂盛而非衰也以龜為樂而不淫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說謂勤而不怨也

詩樂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反昭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頌注云徹者在周臣二之什○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且焉與者曰卿大夫帥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為設禁焉○儀禮鄉飲

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夷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章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章蟲之前孔子以後簡禮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夷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廢士小大莫處獨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擊注云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各經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聽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每樂三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樂肆夏繁縟渠天之所以樂也後蕭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使臣臣敢不拜嘉皇皇者華君之教使臣臣敢不拜嘉○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

之歌邶浦對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德聲以為別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  
哉泱泱於良乎大風也哉泱泱弘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  
之歌秦本在西戎泱泱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  
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泱泱扶弓乎肅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浮  
故曰國無主自鄘反古外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然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黃其熙  
熙乎熙熙和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  
而不偃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迂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艷衰而  
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矢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

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亨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  
之所同也故曰盛德

六義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  
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也  
直鋪陳善惡又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又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  
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孔氏曰興者起也又程氏曰  
因物以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澳是也。雅大序曰雅者正也又程氏  
曰雅者正言其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又程氏曰頌美  
之言也如吁嗟麟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是也

四始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麋其間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總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

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緣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五際

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前本。鄭作六藝論引沈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則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詩大序疏。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注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郊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前翼。詩有五際惟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上月

章句音韻

孔子曰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平王誓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故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置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

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文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孔子讀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舟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孔叢

賦詩

盧蒲癸曰賦詩斷章注譬如賦詩取其一章而已左襄二秦伯享晉公子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注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僖二十三年戎子駒支對范宣子云云賦青蠅而退注青蠅詩小雅取其

惟憐君子無信諛言襄十四年齊慶封來聘魯魯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  
相鼠亦不知也七年趙孟入于鄭鄭伯享之于皮戒趙孟賦瓠葉穆叔  
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昭元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  
政賦黍苗季武子再拜賦六月襄十四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  
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又曰國子賦鸛之柔矣子展賦  
將仲子兮二十六年晉范宣子來聘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賦角弓賓將出  
武子賦彤弓襄八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  
出於房敢拜大夫之重勤賦綠衣之卒章成九年鄭子皮賦野有死麕之  
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昭元年小邾穆公來朝季平子賦  
采芣苢公賦菁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十七年韓宣子聘於衛衛  
侯享之比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二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  
車轄注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二十二年公享韓宣子季武子賦絲之  
卒章韓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木焉宣子譽之武  
子曰敢不封殖此木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二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蓋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  
之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文同車子柳賦釋弓宣  
子喜曰鄭其庶乎十六年鄭伯與公宴于棊子家賦鴻雁文子賦四月子  
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文十三年楚令尹享  
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注小宛取其各敬爾儀天命  
不又以戒令尹昭元年季武子如宋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賦  
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曰臣不堪也云云襄二十二年鄭伯享趙孟  
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既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  
草蟲伯有賦鷄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  
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  
矣二十七年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上六年  
申包胥依庭墻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定四年楚遠  
罷如晉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襄二  
十七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昭三年晉侯與諸大夫宴于温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苟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襄十年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不知又不言賦昭子曰必亡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將何以在昭十年賓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吞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文曰四

二南之詩

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言自鄉人以至于邦國皆可得而用也儀禮鄉飲酒禮曰鄉大夫賓與其賢能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鄉人也燕禮曰諸侯之於賓客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邦國也自上而下皆可得而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為也。夫詩之首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分繫於周公召公者以其有王者諸侯之風也故孔子刪詩列之以冠篇首蓋所以示正始基王化也自二南以下說者皆謂之變風則可以先後次序論矣

矣

平王降為國風

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止及郊畿詩作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猶存不可過後於諸侯

鶴詩與列國不同

鶴詩乃周公陳王業艱難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列國之未居小雅之前欲兼上下之美非列國之例也。一說言周公之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侯為倫次小雅之前其近堪為雅也

鶴詩備風雅頌

七月八章上下章鶴風中四章鶴雅下二章鶴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風作酒養老是入君之美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

攷頌者美詩之名魯人不得作風以其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用頌之比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以備三頌耳置之商頌之前以魯周之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商者周太師而有商頌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並出詩疏

三家言詩不同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歐陽公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杜欽傳曰傳漢之贊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翼奉習齊詩五際郊西也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商也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時詩王風為魯詩鼓鐘為昭王詩並見錯其與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園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

人之妻作采芣首至於賓之初筵或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也采芣之詩又以為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句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晉治也大小毛公詩

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正義譜云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傳小毛公題而曰毛也

鄭氏箋

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為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鳥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不設難人之官綠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為祿諸類此不可悉數

說詩

周禮趨以采芣注云樂名諸侯以鯉首為節逸詩語曰棠棣之華備其反而逸詩春秋之詩趙衰賦河水祭公賦祈招宋公賦新宮儀禮云周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漢儒林傳有歌騶駒詩又左傳國子賦繼  
明帝養老常取而歌之  
之柔矣。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田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  
往畏我友朋襄公八年鄭子駟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非云詢多職競  
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恤我我  
其收之其向戍之謂乎昭公四年子產作立賦云詩曰禮義不愆何恤  
乎人言

訓詁傳授

魯詩浮丘伯見楚元王少時好詩與魯生白生申生俱  
受詩浮丘伯文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讀詩申  
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號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韋賢治  
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由是魯詩有韋氏詩申公。韋元成見下。  
江公為博士為魯詩宗韋式。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及魯許生克  
中徐公皆守學教授。趙綰亦嘗授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申公。楚元  
王見下。薛廣德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本

齊詩轅固固齊人治詩武帝立以賢良召諸儒多毀曰固老罷歸之公  
孫弘亦召及目而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齊  
以詩顯皆固之子弟也本。景鸞能理齊詩作詩解本。龔奉治齊  
詩本。右蒼字近君通詩為博士授翼奉蕭望之蕭衡。蕭衡授師丹  
伏理。師丹治詩事匡衡本。匡衡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康鼎  
來康語詩解人願射策甲科蕭望之梁立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  
美本

韓詩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歸一也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趙子事韓生授蔡誼誼授食子公與  
王吉食子公授栗豐吉授長孫順。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以志義聞  
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同。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  
鄉里教授沉靜樂道其所作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同。薛漢  
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同。趙子。蔡誼  
。食子公。王吉。栗豐。長孫順並見韓

毛詩毛公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曾申申授李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作詠訓傳以授毛萇以二公之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詩關。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傳本。貫長卿公見毛。解延年公見毛。徐敖同。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為注解謂之箋箋薦也主薦成毛意疏。衛宏初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音于今傳于世。賈逵作毛詩傳衛宏。鄭玄作毛詩箋同。馬融作毛詩傳同。鄭眾作毛詩傳同。

文中子續詩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下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

於神明也四曰歎以諫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斷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入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填篋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正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未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於七代損益終憊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弟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矣

晉束皙補亡詩

補南倭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詩六首

許叔牙詩集義

唐正觀許叔牙為洪文館直學士於詩尤邃獻纂義十篇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草蟲魚圖

唐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詩草木蟲魚圖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 群書考索卷之三

前集

# 群書考索卷之四

前集

。六經門

周禮類

周禮傳授之圖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典史何韶校正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鄭眾

馬融

賈徽

賈逵

周禮始末

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備乎周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數事粲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謂之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金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鳩鳩氏司寇曰爽鳩

氏司空曰鳴鳩氏司事曰鵲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刑官有士事官有司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固有名矣甘誓乃召六師而曲禮六十五官先儒以為商制至周則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仲長統以周禮為之經禮記為禮之傳賈公彥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兵刑之官分為二禮樂之官合為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道罔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典籍孔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欲絕滅之焚燒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是為五傳弟子若夫周禮其出最後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獻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或謂武帝復入于祕府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見之始得列序著于錄略

然冬官亡矣以考工記足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惟歆獨識而五官亦有殘缺歆之末年始信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按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經禮三百注曰謂周禮也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數也王莽時歆奏置博士奈何通天下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葬徒有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達鄭興及子衆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又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時衛次仲賈景作馬季良亦皆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其後唐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衆所解說近得其寔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達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緇千里之地甚繆焉為武都守郡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說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日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故



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陰陽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答其論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衰鄭氏力也厥後于寶王邵之徒有為義疏有為論評者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歟惟康成上注賈公彥之疏學者用其說久矣惜夫理多錯繆未盡至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所待矣

訓詁傳授

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始奏立學官。杜子春承平初年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識其義。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鄭衆傳周官後本。鄭衆見鄭興下。馬融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鄭元作周官注董均。賈徽賈徽及子逵受業於杜子春。賈逵見賈徽下。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禮天。鄭玄為之注正義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

惟有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頌之論難賈公彥。王肅魏志肅初善賈馬而詆鄭元。于寶晉書不載師承

孔子述職方

述職方以除九丘疏云即周禮也尚書

韓宣子見周禮

韓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左傳

文中子言周禮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也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文中子

唐太宗論周禮

唐太宗召魏謩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證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文中子

周禮之名

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註文

周禮缺文

儀禮有畜夫之官而周禮不載國語有司商之官而周禮不錄說者謂冬官之屬故缺然畜夫農官也司商財官也宜屬於地官而不載意者三官之中亦有亡缺歟

始作之意

館閣書目曰成王作洛邑周公法天地四時建六官以行政若後世所謂職官者耳禮經散亡故取此而歸之於禮。居攝而依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於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禮天官序。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則周禮也威儀三千則儀禮也正義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

掌邦教以佐王安撫邦國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冬官考工記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亡以此備數且聖人建官治事名之所命莫不有義名曰宰以制變為義名曰夫以帥人為義以正人為義以長人為義曰伯饗言食之熟亨言氣之通已疾者醫養陽者酒職主也典常也有藏則置府府治藏故爾有書則置史史掌書故爾鄉內鄉比閭族黨州鄉是謂鄉官遂外遂鄰里鄙鄙縣遂是謂遂官山則土之所積川則水之所流虞以虞其物衡以平其政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之稱掌則以手尚之守則固以守之尊其智故稱大夫卑其任故稱人總則大別則小言大所以別於小也入為內出為外言內所以別於外也平其土之遠近故以均名之成其賈之多寡故以質名之胥養人者也又能助上焉師教人者也又能為物主焉訓而發之則謂之訓祭祀有宗則謂之宗卜以龜而知象筮以著而知數樂則聲音之所自出籥則律呂之所自生人

尚口接神者祝也。人為入交神者巫也。屬於人而為僕力之強而為右。臣則通乎君，隸則本於主。以耕為道者牛，以行為事者馬。有牧以養其形，有圉以制其性。閭言其同，閭門懸言其首在下。佃則田法在是也。乃若包地而田，亦謂之甸焉。士則事人事事也。乃若刑官尚察，亦謂之士焉。子為尊者屈，以其卑故爾。貴謂趨而利，以其勇故爾。謂之士則所掌者止於士，謂之方則所掌者通於方。進侍而為御，刑人而為寇。討所以逆之禁，所以止之。或囚或戮，以施其刑威。有都有家，以分其采地。輪則運而無窮，車則載而有節。以梓為名者，凡以取其材之美也。以匠為名者，凡以取其器之利也。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臣奄。豎凡將命，灋掃之人，自九嬪御婦祝史。凡內官自典婦功服飾織紵。凡治內之命士皆屬焉。而隸於冢宰。蓋文寵近習，所以移入主之德。大臣總之則無得踰節，詩稱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為之。雖奄官亦各其選。晉侯近女而感醫和，以為趙孟之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冢宰之尊，宜於細務有所不屑也。以今觀之，自宮

正膳夫醫師酒正內宰而下無不總焉。何哉？蓋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臣奉供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密凡其布列於王宮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無不總之。誠以君心之所關繫甚重也是以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或肆，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以不輕而左右前後之臣侍從僕御之士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切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於此。古者官不必備，進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放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制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不惟此也。當是時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而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頌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

大者猶兼况於百官群有司乎嘗以周禮考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師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師氏以道德教國子以徽詔玉而已其徒百二十人何哉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帥四夷之隸守王門是其徒不得不多也。六官各六十凡二百六十周天之數也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有六而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爾考工記官凡三十而斲人不與其數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故也。卿大夫卿也而謂之大夫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矣卿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上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則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卿則名曰大夫非卑之也蓋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也故卿大夫之職所以異於他官者以此都家環於王畿所謂內諸侯也故每重其事焉朝大夫王官也天子

之士賦諸侯之卿禮彼其有治於國而置官以掌之爵雖士也豈嫌以大夫名之哉惟智足以帥人然後能應事故以告其君長也

公孤不言職

按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于一人周官一書自冢宰以下無不登載而公孤以下獨缺書者何哉夫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非不言公孤也特不言職耳

府史胥徒

自士以下皆有府史賈胥徒乃廢人之在官者皆祿於公上其數不可以一端備所以五官之長府六人史胥各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與夫御史掌贊書其史則衆甸師掌耕耨正籍其徒則多庖人之賈有八職弊之賈有四外是則角人之類有府無史賤侵之類有史無府醫師之類有徒無胥卿大夫之類無府史賈胥徒非特此也有奄有奚有士有廢子女酒女漿之不同蓋聖人設法豈有私意哉大抵其職或有或無

其數或多或少或寡各稱其任斯可矣

封建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子產曰天子之地一畿千里列國一同百里參之於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其制固無異也然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既與諸經不同而分土惟三又與武成不合或曰大國不過百里王制指邦國之田而言之謂其實地也周禮所謂大國五百里者指其封疆之廣而言之也又王制謂山川林麓城池塗巷三分去一則僅餘其七耳又大司徒不易之田家百畝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又有附庸之不能自通於天子者皆總於大國而言之又有間田之待未命者與夫加地進律者左傳賦於司馬邦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皆附庸晉鄭之閒周官之制公方五百里以千里之州僅可封四公耳安得以地給之乎蓋周之上公惟把

宋耳雖周召之勲勞猶侯爵也等而下之則子男附庸之國蓋多矣或者又曰諸侯有功則加地進律不朝則貶爵削邑蓋不能無損益如司徒所載謂其加封極乎此而不得過未必盡然也又曰孟子謂周公之封於魯地方百里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也而明堂位乃以為魯封方七百里此蓋出於成王之特賜以昭周公之德其說非也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公侯百里以是而差而周禮有五百里四百里之國先儒謂周公斥大土疆廣為封建故後人疑周制為夸廣是不知據有附庸者言也天下有附庸諸侯殆不過百餘皆牧伯連帥統率諸小者也。王制孟子說諸侯分地與大司徒不同先儒遂謂孟子之說是夏商之制至周公則拓大土宇增其國以封諸侯故分土為三等且以魯言之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曰顯史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則以據周公之說矣書武成言列爵為五分土惟三自是武王之制孟子亦明說是周之頒爵祿不知安得如此差別周官之說據有附庸者言之非必五等諸侯皆然也上下其制故分為五等土

耳若曰凡諸侯受封者悉有附庸諸侯小而無者多蓋如是上之政令有所屬而不煩下之責職有所附而不費以是言之凡公侯得附庸者必連帥也周家之制天下諸侯千八百國統之以二伯制之以九牧維之以連帥上以臨下尊以統卑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此周家之盛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鄆鄭有費滑宋有蕭滕凡陳鄭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者也漢之部刺史唐之按察使今之轉運副使皆其遺法耳。侯國百里分為五郊一郊之地皆容一城一十里郊二下里牧三十里野四十里林五十里坰郊地四成牧地十二成野地二十成林地二十八成坰地三十六成總為方十里者百為田凡九百萬畝是為萬井依治一成法為六千四百井五萬一千二百夫平歲收米二百五十六萬石民二百三十千八百四十人五萬一千二百夫共出車百乘馬四百疋士卒七千五百人若以大國三軍士卒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計之不足以充其數橫渠以百里九萬井八萬夫定數計亦可言千乘之國漢書刑法志曰一封萬三百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諸侯之大國也六萬四千井為夫五十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五百若以大國三軍計之

凡一更代而過車亦如之成周王制一君二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君祿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三卿共食八百六十四人大夫食七十二人五大夫共食八百六十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二十七上士共食九百七十二人君卿大夫士共食五千七十六人百里之國六千四百井公收米二十五萬六千石食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人除君卿大夫士祿餘三萬七百六十四人。方七十里圖為方十里者四十有九四千九百井依治一成法為三千一百三十六井二萬五千八百八夫至歲收米一百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八石民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石食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一人有奇。二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夫共出車四十九乘馬一百九十六匹士卒三千六百二十五人若以次國二軍二萬五千計之不足類。一君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食二百十六人三卿共食六百四十八人大夫食七十二人五大夫共食三百六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二十七上士共食九百七十二人君卿大

夫士共食四千一百四十人。公米食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一人除君至士祿餘食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一人方五十里國為方十里者二十五二千五百井依治一成法為一千六百井一萬二千八百夫平歲收米六十四萬石民五十七萬石。一萬二千八百夫共出車二十五乘馬百疋士卒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 朝會

尚書王制謂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各朝于方嶽而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且有疏數之節先儒謂春東方來之類是不知朝覲宗遇之名其事則一而名不同以春來曰朝之類其曰歲一見二歲一見亦大略以遠近分等衰耳。朝覲宗遇之名以別一時爾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王制曰五年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律春曰朝夏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為秋請之禮也

### 地理

曹去王城八百里乃在甸服鄭去河南密縣百七十里乃為男服曹順流極便鄭則有成皋虎牢之險故為男服只是以便差別不必若盡棊局然

### 九州

王制言九州之界方三千里而周禮則謂方七千里先儒以為周家與地之實數是不知并四夷之大言之。王制州方千里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二十餘方百里者七方五十里者十有四方十里者五凡二百十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 田制

王制民受田率一夫百畝而大司徒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先儒以為六鄉七萬五千家通受十五萬夫是不知以地有肥磽之不同特為三

等以均之非必中下之地與上地等也。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  
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至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  
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何  
也何故加萊中地地雖受之過多而每歲所入與上地等魏文侯謂  
吳起曰魏氏頒田以百畝今二百畝是田惡也則是頒田之制古以多  
寡均肥磽則無不平之患然周都鎬京古雍州域也厥土惟上上雖有  
肥磽之不同何至不等如是哉蓋周畿頒田通行於畿內及以是法令  
邦國欲受田必足以供公上而足私用其間苟有不同則非王者之政  
矣故廣為三等以均之是其所收皆無異乎百畝矣。遂人上地多萊  
五十畝或謂司徒所頒六鄉遂人所頒六遂非也大司徒制田乃云都  
鄙遂人乃云辨野蓋都鄙受田之制與六鄉同互見其義也所以然者  
以邦國都鄙之民諸侯所治也國家用之寡故受田以常制鄉遂中夫  
子六軍兵車所出也國家用之多故受田以異制夫一廛羨卒即餘夫亦受田又上地有萊  
然獨上地增萊五十畝者蓋上農夫家九人八人七人中下則六人五

人四人三人二人耳上農夫以數多故特優耳民之受田以年二十為  
限而夫家二人耳至是家登七人以上然後以萊五十畝給之其家子  
壯可以受田則又歸之官也

溝洫

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至遂人則曰十夫為溝  
此猶兼溝洫而言之至於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  
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  
之地有不同若此何也說者乃以乘地之制用井田鄉遂公邑用溝洫  
殆不然也周人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其溝洫之制安有內外之異哉  
意者遂人井田以夫言所以紀授田之實地也匠人以地言所以制溝  
洫涂路故其地不容不廣是以匠人之地倍於遂人也或曰成間有洫  
非一成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澮也同間有澮非一同地包以一  
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  
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鄭氏以司徒言四丘為甸甸方八里



司馬法通十為成成十里是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方十里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外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遂人匠人溝洫之制不同鄭氏謂遂人自是井田之制匠人自是溝洫匠人畿內采地之制非也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別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十夫而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而旁各一溝中間兩溝遂人云百畝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溝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而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者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兩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也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所云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則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 山澤

先王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而周官有山師川師之官頒山林川澤于邦國者蓋非名山大澤也如晉之董澤鄭之原圃楚之荆山宋之逢澤皆頒之諸侯也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某物利於人某物害於人其板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也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知取其利辟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則不得歎其欺矣

### 貢賦

令貢賦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當從鄭氏謂地貢輕重之等也所以然者以諸侯之地方五百里監五百里內附庸其權甚重矣權既重則貢當重所以制之也諸男之地方百里監百里內附庸權甚輕矣權既輕則貢當輕所以恤之也制之則無驕佚之患恤之則無削弱之憂義當然也若以為大小多寡之別而鄭子產何以曰鄭伯男也而使之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不從晉之賦調我若畿內諸侯則輕重二等故載師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子產亦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四立為

甸指言其田之實數也通十為成總其地言之也言其地則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途巷盡在其中而為田者止三分之一故班固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城池邑居園街路三十六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由是而田稅以井計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同養是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滕文公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元曰世人謂之錯而疑焉然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商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卒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

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鄭玄云載師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自常情觀之什一周之通法也而輕重若是何哉蓋聖人因其賦役之繁簡而相裁焉因其地利之厚薄而相權焉要無過什一而已鄭康成曰周法近優遠城者給役少故稅重

### 役法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王制所謂用民不過三日也然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得以歲三日為斷也或謂此不謂師旅行役則入主用民力荒矣殊不知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就使有之其調發自有定制東征之師三年而歸勞歸士采薇首尾一年何謂三日乎審如是則三年用一日苟有門庭之寇如東郊之患涇陽之患一日惡可集事則是皆書生之說也王制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戎服然力征與戎服異矣說者謂古者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其

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政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時日為斷雖愚者亦知其說矣卿大夫云國中二十而事野十五而事夫年十五而使從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為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

**王畿**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王畿千里分為五郊一郊之地各容一同一百里郊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四百里縣五百里都郊地一同甸地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總百同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餘者為宅田等六遂亦如此王畿五百十二萬夫共出車萬乘馬四萬疋士卒七十五萬人凡夫出天子六軍為士卒七萬五千人十分。邦畿千里周公詳此為四方法式自朝及市至鄉遂外皆設職分掌六鄉中五家下士一人六遂五家下士二人稍縣都如遂天下莫非王土不憂無祿養士周公亦不

與士爭祿商君富國變古以五千戶置令畜夫一人有秩一人不滿五千戶置長去畜夫省比長里宰下士非周公治畿意。王城之外皆鄉鄉之外皆遂六鄉占地無幾自六遂之外分公鄉王侯子弟大夫來地其餘凡領於天子之地者謂之公田皆以遂法理之此謂達於王畿者也先漢時馬融賈逵說鄉遂近郊五十里為鄉遠郊百里為遂鄭氏說郊之內百里為鄉郊之外百里為遂以占地言之皆未可以為信然

**九服五服**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其利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藩服周制九服而周官惟曰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者蓋諸侯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洽誥稱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

**侯國**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內諸侯津梁相通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救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奸入往

來而莫之禁於是為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為之節制以謹之所謂  
守邦國者用王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  
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  
節無節者不達所以禁絕奸人之往來者也每歲相問每世相朝告終  
易代有送葬之禮有慶賀之禮凶荒災患有吊恤之禮有致禮之禮此  
諸侯之邦交也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強并小則大司馬有九  
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防吞并也春秋以來奸人不得志於  
宗國則如意而往無所疑忌雖殺君之賊往往藏匿以為已用則關津  
河問之法不行矣喜則朝聘無虛月怒則戰伐連歲年則方伯連帥之  
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舉矣若是而曰通天下之道路是塔奸詐  
長背叛耳

**蠻夷戎狄**

蠻閩夷貉之隸或征伐之所得或諸侯之所獻傳所謂蠻夷戎狄不式  
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則所俘囚以為隸  
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六戎五狄之人民而隸不及戎狄者豈  
其鷙悍之不可以畜而周公方且膺之以絕其患於未萌固不在所役  
屬邪昔惠公歸自秦誘陸渾之戎遷于伊川終逼諸姬侵掠畿甸以為  
中國之害詹桓伯以謂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魍魎正所以處夷狄之隸  
也。周天下方千里者九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  
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以王制考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襄  
地之實也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其間如魯徐戎之類是也又荆楚之地  
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為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  
之封內也舉一隅則四方可知矣

**錢布**

國凶禮則市無征而作布所以然者以市既無征則物聚多物多則錢  
重錢重則物反輕非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  
其利則來者多矣

市廛征賦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周官則有市之征布園廛二十而一又曰關市譏而不征周官則有關市之征又曰澤梁無禁周官則有山林川澤虞衡之官先儒多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官始增其制其說果然乎不然乎。質布犯質劑之泉罰布犯市令之泉二者一也也廛布市廛即令之稅也先王之制既稅其物則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不征其稅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也若曰既征其廛又稅其物則周家之政荒矣

兵制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夏官大司馬又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蓋大約民數以中家計之八家有四十八人可任者二

十人其餘蓋老弱不足任者然此一事爾小司徒所言者鄉遂之制大司馬所言者邦國都鄙之制也鄉遂天子六軍與兵車所出故起役徒無過家一人邦國都鄙之兵其調發從司馬之法小司徒通籍民數一井八家可任者二十人矣至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立馬一死牛三頭是曰死馬立牛四立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死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據司徒一井八家可任者二十人今甸六十四井為五百十有二家其可任使者通一千二百八十人而籍於司馬者纔七十有五蓋百七十家有餘只賦兵二十五人耳又司馬法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死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據前項四立為甸六十四井其籍七十五人今十通為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并百井八百家是增一百八十八家其兵亦當添一甲有奇乃只調三十人

蓋四分當兵之數而起發其一分之強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  
嘗五百家積數百井八百家約為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二  
十分二千之一有奇為四甲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有奇止發三  
十耳百井千里皆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車馬亦然自備一乘乘四馬  
立賦一馬積四立為甸故凡四立方賦一乘故前從一十井為一通後  
加百井為一成成出一車亦無增減田制以八家起算兵制以十人為  
制促零甸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成言士十人徒二十人蓋調發時  
就整 差擇宜為士者居多耳傳言少康田一成衆一旅八百家調五百人蓋  
增常數。司馬維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  
宰征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  
國大司寇泣戮于社胡氏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  
親掌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  
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維制命非  
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一人可見矣此周公

之制見諸行事者也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甸  
出車一乘馬四疋備七十二人則宜以稍人縣師等官領之而乃屬於  
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則宜以鄉遂之官領之  
司馬而乃屬之教官何也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無將驕卒情之憂蓋  
兵藏於農而民弗謂兵將藏於學士大夫而官弗謂將以蒐田獮狩而  
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閭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焉  
養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天下王畿千里近郊五  
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為十同百里者十提封十萬井九  
十萬夫之地除山林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除三萬六千井實計六  
萬四千井五十七萬六千夫之地又除公田九分之一實計五十一萬  
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通之三分除其一實計三十四萬一千二百六  
十六夫大率三百五十家賦車一乘四立為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  
故曰立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  
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二百里曰州州為  
六遂遂如鄉之法具其名示其變爾  
遂之軍法如六鄉二百里曰野野為稍家邑之田  
大夫采地四

百里曰縣縣為小都小都之田五百里曰疆疆為大都大都之田都通

曰鄙為寰內諸侯治之皆如遂法鄭氏云六遂之地自遠以通于畿方

千里為千里者十如向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

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兵七十萬通畿皆發

隨處蒐狩自成什五案禮惟為此見蒐狩比屋作民大司馬述而征之大

司馬教兵各號有縣鄙家鄉官封之異旗物有諸侯十年而役一徧凡

三家可任者十一人所謂上地家者三人中地二人籍其大地數三家為十一人法自

夫三為屋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佚不

起數以此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佚不

欲窮民之力也述征之法非徧徧也鄭氏云凡服役不必一時皆蓋鄉

遂以次全軍充調不離部曲案傳記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在軍之

士無非鄉遂守望相助猶之田里家有羨卒隸於師長如閭里有故不

失守備案傳少康一旅出於一成魯頌僖公十乘出於百里與公劉三

軍亦述征也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

也案詩文王出車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九牧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幽王

大東漸漸之石為東勞西佚而有不遑朝矣之嗟更以周官司馬法參

攷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

月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行章發之詩常武王命

父整我六師冢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則畿兵不遷

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時為司馬則畿兵不遷

征也在易未濟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

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戊申甫揚之水

始刺之然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入

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至戰國時京師益弱強大諸侯往往猶畏之西周武公告楚亦曰見楚

一周當二十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或過實而事情亦略可據

報王伐秦尚從天下銳師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詩周公東征

從春秋王人子左氏記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也一成之田

百井夏后氏治地三分去二而治其一則可耕者凡三十三井井九百

畝除廬舍百畝而十六家耕之孟子以夏后氏五十而貢則頒田以五十畝為制也以此計之則三十三井中凡耕者五百二十人家家賦一人舉其全數而曰一旅也司馬法甸賦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言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何也成百井去城郭官室塗巷三分之一止餘六十四井即一甸也於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之內每七家而賦一人故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也至於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徒二十人然而言三百家者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三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也故五百十二家只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又留以須後也或曰周制每一車則七十五人今甸出長轂一乘而止發三十人無乃車多而人少乎曰古者軍行凡革車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重車一乘載衣裝之屬其士卒則有固守五人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炊子家五人凡二十五人併正車為百人又備副車以為備缺是車不得不多也以一同之地論之其車一百乘其士三千人每

革車一乘通百人則三千人凡用車六十餘乘四十乘以為游缺之車也兵籍甚多而行者益少所以壯國勢休民力也後世王制既壞遂以甸出七十五人者盡調發之晉之成縣縣方百里而出革車百乘孫子興師百萬日費千金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也七十萬家是一人行而七家奉之此非王制也。或人曰制軍旅具車甲願得言焉曰按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蓋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此則六鄉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徒役如六鄉若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五家送而用之則其興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疋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七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周三萬家出革車  
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人顧未與周制同今考春秋成元年三  
月作丘甲杜氏注以謂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甸出長較一乘戎馬四  
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  
歛也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仲尼仲尼不對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諸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厚如  
是則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謂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則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  
又何訪焉以是而觀則立賦實周公之典舉丘則甸明矣如此一同百  
甸甸旁加為成則百成也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疋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  
百人步卒七十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禮  
為定蓋甸以內六鄉六遂則為十二軍迭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  
則為八千四百乘亦遠近異制焉以一切而言則畿內千里合當百同  
故古謂天子萬乘也大凡康成謂成之甸同之四都出田說其旁加者

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澮謂澮洫始為之也則用力多後治  
之也則用力寡矣曷足以免其田稅乎今觀車賦止言甸不言成豈非  
旁加者不與車賦但主為治洫乎總百成之旁加者既各治其洫又共  
治同之澮以役折役於事為宜且其治澮澮一歲中豈數數然哉是賦  
稅軍旅車甲之議盡矣。古者軍國之容不相入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以井法凡以四起數言之也此國容  
也至於軍制則以五起數加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必以五起數者以軍法必用五也此軍容也軍國  
之容不相入者蓋使民平居并牧其田里則一旦調發之際而又易其  
數異其名而民不以為惑也不特此耳凡鄉遂以十夫為溝百夫為洫  
千夫為澮萬夫為川至於司馬調兵之法則以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十為終終十為同其名各不同至晉作州兵則是以鄉遂之法調兵也  
古者調兵三十家十三人徒二人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三百人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三千

人若以司馬法推之一州二千五百家所調當幾人晉之州兵則盡調發也魯成公作丘甲曹操按戶籍得三萬家蘇秦說齊宣臨淄之半七萬戶而卒已二十萬皆失古人調發之意也

兵將

聚民而為兵則兵虧聚兵而屬之將則將虧秦漢而下不勝其患矣而獨無聞於三代之上何歟嘗觀於書干戈掌於齊侯呂伋之手必也太保出命仲元南宮毛將命然後得取焉不如此則呂伋不得以專今以周官攷之呂伋蓋虎賁耳虎賁才八百人而隄防若是卿使後世之御將盡若此將何從而驕雖然是中朝之將耳雖邊將亦然常武一詩宣王定淮徐其一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其二章曰王謂尹氏程伯休父夫尹氏太宰也程氏休父大司馬也皇父出師二卿何與焉不得二卿則皇父不得以擅命於闔外卿使後世之御邊將而盡若此則又何從而驕雖然是待將帥也皆學士大夫也惟士卒亦然六卿軍政也六遂亦軍政也王宮次舍之衛士與國子之餘倅御

又軍政也宜屬於司馬今乃不然鄉遂屬之司徒衛士屬之冢宰而國子餘倅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弗征於司馬軍國之容繩繩不相亂誠以民之不可名以為兵而兵之不可專隸將也向使後之卿士者而常若此士卒其能驗乎由三代之論則後世兵有專將有定兵其不勝為忠非不幸矣秦漢而下其猶廢幾於古者莫如西都唐杜佑作通典嘗謂漢氏重兵悉聚於京師此非確論南北軍僅盈數萬耳

兵車

稍人掌丘乘之法四邑為立十六井百二十八家爾共具車一乘何也此言備車乘之數也。司馬法曰四立為甸甸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稍人共車一乘何也蓋立備一乘輿賦之數也甸出一乘調發之數也備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少所以優民力也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徒以作其衆廢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則是調發之寔必受於司馬而稍人亦云若有會同師旅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司徒益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

於司馬亦謂調發之寔數也

**兵器**

甸出革車一乘凡兵甲戈楯旗物鼓鐸悉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甲司兵司戈者司弓矢言授兵器非授器於民也授之卿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授兵亦如之是卿大夫士畢事則歸之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

**教閱**

四時之田春辨鼓鐸鑼鏡之用夏辨名號之用秋辨旗物之用冬皆辨之三時各辨其一必不辨其二矣何以令軍乎非止辨其一也互言之耳其實皆辨也辨名號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辨旗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異則畿內皆遊教夫四表之中相去二百五十步雖容六軍不足况畿內乎亦遊閱而已矣

**祭祀**

祭祀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氏以為禘以饋食享先王鄭氏以為祫非也

天子四時之祭曰春祠夏禴秋嘗冬蒸而三年大祭曰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也諸侯亦四時有祭而三年大祭曰祫合食於祖廟也大夫亦四時有祭而三年之祭曰殷春秋傳殷以少牢是也是肆裸獻饋食之謂乎此言祭之禮有四等也宗廟祭有裸鬯禮既裸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自禘及四時祭皆然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行之精氣也五帝方鄭氏惑六經緯有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之名謂之五天又以昊天上帝為天皇帝北辰耀魄寶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夫人臣如五行之官本正之類重黎之官尚從祀則以五德之帝配食於五行精氣或者是歟。諸侯尊故大宗伯賓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賓

**誥命**

內史掌書王命猶今之內制補外史掌書外令猶今之外制舍漢制誥之事不詳見武帝時方朔枚舉視草而已景帝紀凡謚誅冊畫出大鴻

臚

章奏

太僕掌受臣民奏報漢之公車司馬今之登聞檢院也自諸侯群臣萬民名有復逆勢有尊卑故大僕小臣僕御各以官尊卑受之以達于宰宰夫亦掌夫臣民復逆宰夫告冢宰與王參攷行之所以通下情來諫諍也

史籍

古者諸侯無私史周禮天子外史掌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者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也天子又時巡以達之有二伯以詢之有內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亦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今考之晉史乃自殤叔時始有之楚自武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月魯之春秋乃自隱公始則知諸侯之私史亦東周以來有之非西周之制也

射禮

射有三曰大射賓射燕射大射者祭而擇士於射宮也司裘曰王大射

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云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賓射者諸侯來朝王與之射以燕樂之眠瞭云賓射則奏鍾鼓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者王與群臣燕飲而射大僕王燕飲則相其禮王射則贊弓矢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以狸步張三侯何也鄭氏以王與諸侯大夫各射其一非也王之射二二三侯皆九節樂以騶虞諸侯與於射者射二侯皆七節卿大夫與於射者射一侯皆五節不言士略也士射駢侯亦五節

刑罰

為政至於用刑聖人不得已也然奸宄並作邪慝恣行非刑無以格其非心使之遷善遠罪是以六官之中掌刑者居一雖然臯陶之為士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至于察察焉以治獄聽訟為能事是王者之政所不尚也故大司寇之官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其心惟恐民之陷乎罪也故有布憲之

官禁殺戮禁暴民之官萍氏之官以禁其邪心察其奸偽憲其刑禁昭其號令使民知刑戮之可畏罪矣之可恥相率而為善是聖人之所欲也及其犯于罰而猶欲免之則吾之設官分職豈其本心也哉

取士

先王取士之制有三塗有諸侯三年一貢士之法侯國有卿大夫論秀之法王畿有士歲有大司樂教國子之法

後世不可行周制

用周禮者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非周禮不可行也成周之時其法度典章自承流宣化執法奉公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外至郡國其相與如閨門之內故雖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是以法度雖嚴而甚寬雖詳而其簡天下之大百官有司之衆而行之如掌握之上蓋其精粗本末兼舉之耳王莽荆公之時如何而欲舉前古已墜之典行之旦暮之間乎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知本之說也

群書考索卷之四

石書考索卷之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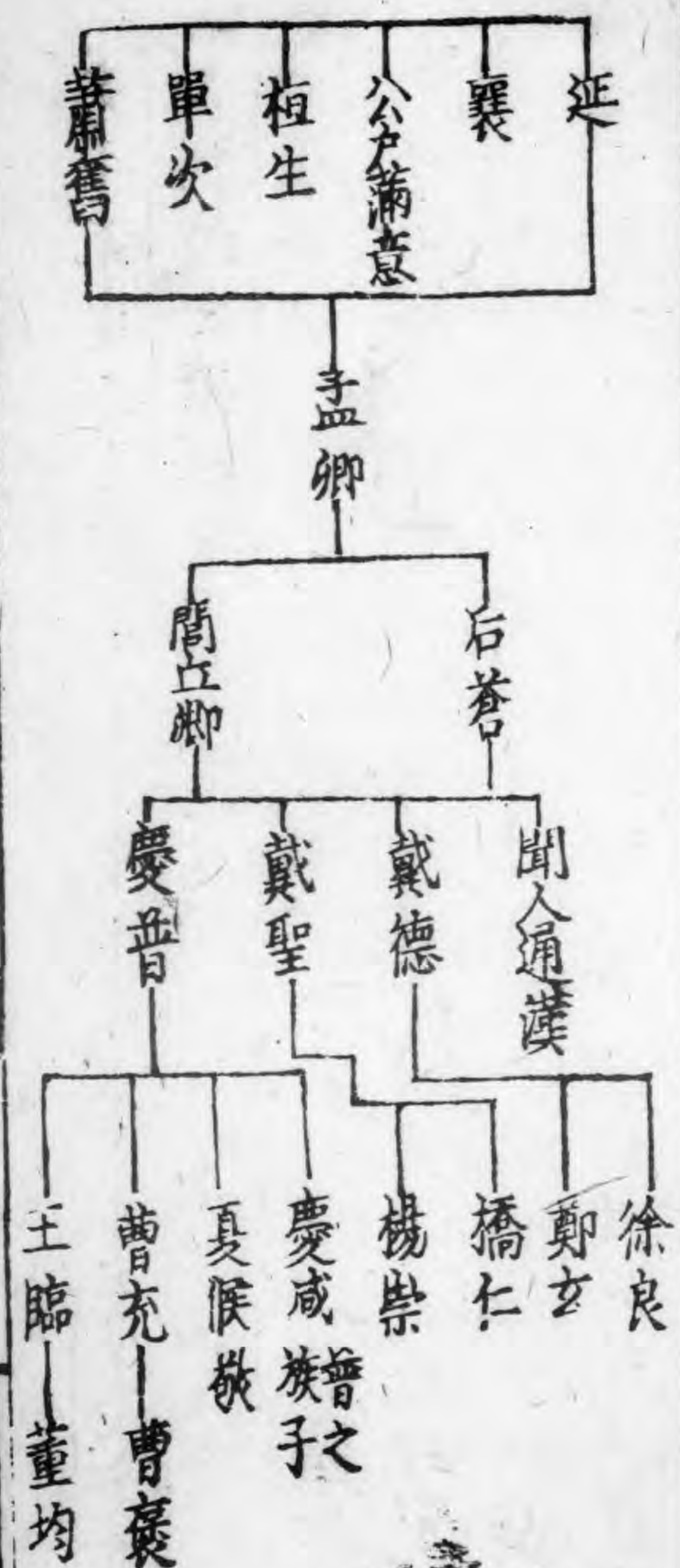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六經門

禮記類

禮記傳授之圖



延襄  
公戶滿意  
桓生  
單次  
蕭舊

禮記始末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而帝王質文有損益周人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出藝文志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覆或雜序得失中庸孔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館閣書目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名理及孔氏掌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翫音翫蒼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出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前儒傳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梁國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授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其缺略

而行於世鄭康成注其書唐孔穎達為正義館閣書目至孝宣世東海后蒼傳於梁國二戴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也禮記正義初魯高堂生傳周禮十七篇又有喪服一篇舊別行子夏為之傳鄭康成為之注馬融王肅諸儒為訓說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館閣書目云孝文時徐生善為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授孟卿孟卿授后蒼后蒼以授二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生楊榮是以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楊之學初漢立后蒼禮博士宣帝世復立大小戴儒林傳大戴禮今存四十篇其篇始於二十九篇次不倫又一本止十卷三十三篇篇自第一至三十三恐是後人改正館閣書目唐元宗時王崑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

儀禮

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

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漢初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今記附經附之者又誰也出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云得先秦古書者曰禮日記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特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與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猶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十蓋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尚之禍乃甚於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考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禮后蒼最明蒼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掩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於蒼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夕奠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數六經禮樂興焉厥後樂書亡矣有儀禮在亦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

至其所用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釋儀禮之善者祭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固之言必有得於先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鄭康成收拾大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為之注其書不純古矣漢石渠諸儒因曲臺餘論做儀禮為之如介僕賓主儀禮特其名禮記兼述其象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疏也

### 儀禮注疏

周禮儀記發源是一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服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二家黃慶李孟愆度舉大略小經注疎漏愆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二家之疏互有脩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儀禮疏唐賈公彥等撰

### 韓愈讀儀禮

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撥其大要奇辭

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于其間嗚呼盛  
哉文昌黎

訓詁傳授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讀曰故諸言禮為容者由徐  
氏前儒。瑕丘蕭奮以禮至雒陽守以授孟卿前孟。孟卿東海人事  
蕭奮以授后蒼前孟。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如淳注曰行禮  
於曲臺后蒼為記故名曰曲臺。戴德戴聖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  
學禮記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出文。慶普曹褒時慶氏為博士上言禮  
樂衰結髮傳父業後傳。董均字文伯習慶氏禮後傳。孔穎達為正  
義八歲就學問三禮義宗唐儒

禮記義疏

去聖逾遠異端漸扇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自  
晉宋至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  
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其見

於世者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皇雖章句詳正微稍

繁廣皇勝熊矣禮記

注禮記者六家

盧植王肅孫炎蕭遵庾蔚鄭元也禮記

疏禮記者數家

孔穎達宋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寧范義頌張權周元達趙君贊王  
士雄趙宏智而已

五始

孔穎達以伏戲造琴制皮為嘉禮之始以神農播種飲食為吉禮之始  
以黃帝有戰有葬有官為軍賓凶禮之始此五始也

王制

釋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天子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



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制三公一命卷音若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七命小國之君五命大國之卿三命下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頽宮。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耆老皆朝于庠亢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而定以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犴音禘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附從輕赦從重。疑獄記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

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廢老於下庠養國老於東序養廢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廢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廢老於虞庠

六禮

冠昏喪祭鄉相見

七教

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八政

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月令

釋文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記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呂不韋作或言周公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令按周無太尉唯秦有之此月令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以六冕郊天以大裘玉輅太常迎氣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是時事之不合也

星

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日月會于謙。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

建星中日月會于降。季春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日月會于大

。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日月會于實。仲夏日在井昏亢中

旦危中日月會于鶉。季夏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日月會于鶉。孟

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日月會于鶉。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

觜觴中日月會于壽。季秋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日月會于大。孟

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日月會于析木。仲冬日在斗昏東壁旦

軫中日月會于星。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日月會于女

帝神

春帝太皞神勾芒。夏帝炎帝神祝融。中央帝黃帝神后土。秋帝

少皞神蓐收。冬帝顓頊神元冥

日

春甲乙。夏丙丁。中戊己。秋庚辛。冬壬癸

數

春八。夏七。中央五。秋九。冬六

音

春角。夏徵。中央宮。秋商。冬羽

律

孟春大蕤。仲春夾鍾。季春姑洗。孟夏中呂。仲夏蕤賓。季夏林鍾。中央律中黃鍾之宮。孟秋夷則。仲秋南呂。季秋無射。孟冬應鍾。仲冬黃鍾。季冬大呂。

十二月聽朔之處

孟春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也正義云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還大廟也仲春青陽太廟東堂當也季春青陽右个東偏也孟夏明堂左个大寢南偏也仲夏明堂太廟南堂當也季夏明堂右个南偏也中央土大廟大室中央室也正義云案考工記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北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二步二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四尺則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

四角之室但孟秋總章左个大寢西偏也仲秋總章太廟西堂當也季秋總章右个西偏也孟冬元堂左个北偏也仲冬元堂太廟北堂當也季冬元堂右个北偏也

月令舉要

孟春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命相布德和令。元日祈穀于上帝。上

辛祭天也。乃擇元日躬耕帝籍蓋郊后也。命布農事。命樂正入學習舞為仲春將釋奠也。仲春擇元日命民土祀社。命有司省囹圄順陽也。祠高媒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鮮魚音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先釋菜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為季春將

○季春薦鞠衣于先帝先帝太皞也。薦鮪于寢廟進時也。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出幣帛聘名士。擇吉日大合樂所助陽也。后妃親

蠶。孟夏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命樂師習合禮樂飲耐也。天子始

絺。命野虞勞農勸民。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斷薄刑決小罪。后妃獻繭。天子飲酎用禮樂。仲夏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以

祈穀實。○以雛嘗黍先薦寢廟。○班馬政。○挺犢重囚益其食。○季夏命婦官染米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孟秋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命將帥選士厲兵。○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歛。○仲秋養衰老授几杖。○命司服具飭衣裳。○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天子乃難乃多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困倉。○命有司趣民收歛。○乃勸種麥。○易關市來商旅。○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角。○季秋命冢宰舉五穀之要。○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為將大饗帝帝也。○教政獵習五戎班馬政。○乃趣獄刑毋留有罪。○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孟冬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命太史饗龜莢。○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坏城郭備邊境。○大飲蒸。○祈來年于天宗。○命將帥講武習射。○仲冬命有司土事毋作毋發蓋毋發室屋。○乃命大酋酒官秫稻必齊麩稊必時。○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順其盛德之。○季冬命有司大難出土牛

以送寒氣。○乃嘗魚先薦寢廟。○命農計耦耕事具田器。○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薪燎。○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禮器

釋文鄭云以其記禮使人成器如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是也。○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此以多為貴也。○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此以少為貴也。○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樽門外正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發去也禁大夫士柎禁柎無此以下為貴也。○禮有以文

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階席犧尊疏布鼎莫壓禘章善反杓此以素為貴也

文王世子

釋文文王周文王昌也鄭云以其善為世子之禮故著謚號標篇言可法也

文王為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

世子之學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箠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教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戒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三王教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擇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郊特牲

釋文鄭云以其記祭天用騂犢之義也郊者祭天之各用一牛故曰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之祭之日王被冕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蜡天子之大蜡八註蜡祭有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嘏丁列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號天子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也田峻及郵表嘏謂田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溝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蜡祝辭也皮弁素服而祭

素服以送終也蒿帶榛杖殺穀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蜡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社

社主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牖下蒼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天垂象取則於地取法於天而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霽而國主社示本也

明堂位

釋文鄭云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於陳列之位也。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

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米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學記

釋文鄭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來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獵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樂記

釋文鄭云各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

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濫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揚龔禮之文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聖人作為鞀鼓控擗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等瑟以和之干戚雉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君子聽鍾磬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笙簧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 祭法

釋文鄭云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祭祀群神之數也

### 四代之祭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實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

宗武王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 祀群臣

夫聖王之制祭祀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 祭義

釋文鄭云各祭義者以其記齊戒薦羞之義

### 祭儀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揚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郊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闔閭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

鬼神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敬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焘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統

釋文鄭云統猶本也以其記祭祀之本故名祭統

喪祭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

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親耕親蠶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齊戒祭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沈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又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

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饗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康大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中庸

釋文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

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大學

釋文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朱氏章句序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

禮智之性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

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而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離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育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廢乎其不差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深衣

釋文鄭云以其記深衣之制也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來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絕則曰長衣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大易曰坤六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而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投壺

釋文鄭云投壺者主人與賓燕飲議論才藝之禮也別錄獨言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等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六二寸壺頸長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冠義

釋文鄭云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稱尊加有成也。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祖也

昏義

釋文鄭云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昏禮者將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經後世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米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也。

### 鄉飲酒義

釋文鄭云鄉飲酒義者以其記卿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也。賓主象天地介僕象陰陽三賓象三光讓之象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東南盛於西北此天地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尊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

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待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 射義

釋文鄭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則無恭亂之禍矣。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

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燕義**

釋文鄭云名燕義者以記君與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也。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上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與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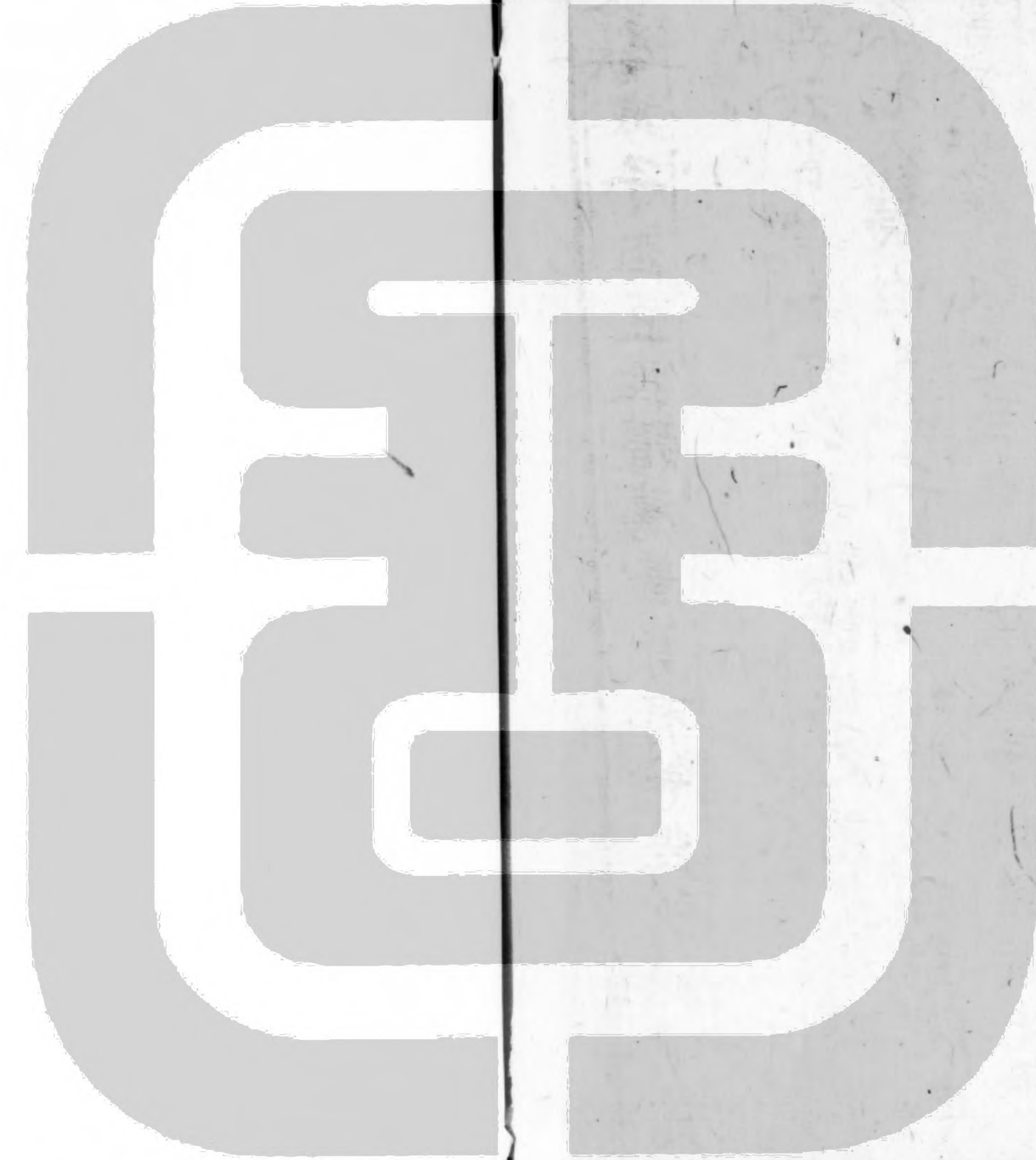
**聘義**

釋文鄭云名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重禮輕財之義。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主國待賓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一食再享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尊重禮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整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

# 群書考索卷之五

前集

集



律